

薈萃詞牌，娛情遣興

——謝乃實〈用詞名絕句〉述論

林宏達

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兼任講師

何淑蘋

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兼任講師

一 前言

謝乃實，字華函，福山人。鄉有山名峇嶼，因為號焉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舉進士，官興寧知縣，著《峇嶼山人集》，未有施養浩跋云：「斯集古今體諸作，無非寄意林泉，娛情景物，澹泊而醇古，清新而俊逸，趣味咀之無盡。」許以「醇古俊逸」、「趣味無盡」，如〈憶海上舊遊〉：「海上雲烟萬疊山，仙家祇許閉松關。緣何逃出為名計，輪卻沙鷗白晝閒。」詩集末附〈用詞名絕句〉百三十首，將詞牌編詩，歷來少見，故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「古今所未有」。雖屬文人遊戲之作，然納諸詞牌，數量多逾百首，製作不易，而如何化詞牌為詩，亦頗耐人尋味。謝氏未自言撰作動機，或欲薈萃詞牌，別顯雅士心裁；抑娛情遣興，編作詩歌，用便習詞記誦。謝氏《峇嶼

山人集》書稿流傳未廣，識者甚尠，《四庫》列於「存目」，中國大陸編印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猶未獲揀選，後景印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》，方依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收入。本文即據此版本析論，梳理〈用詞名絕句〉百三十首創作規則與方法，並討論其中優缺得失。

二 詩句鑲嵌詞牌方式

〈用詞名絕句〉計百三十首、五百二十句，鑲嵌不同詞牌名凡五百六十二種，數量之多，在以詩作保留詞牌名稱上，係一大創舉。謝氏經營此組詩，形式略可歸納三項規則：

（一）每句至少鑲嵌一詞牌名

詩中鑲嵌早已為詩人以詩遊戲之方法，

包括數字、人名、地名、藥名等具特定意義之名稱，均可嵌於詩中。謝氏將詞牌名鑲嵌入詩，以一句為一單位，每句至少嵌入一種詞牌名。詞牌名多為三字，以七言詩進行可嵌於符合句式之上四或下三位置，標準鑲嵌原則如第三十四首：「瀟湘春水合歡帶，漢浦珠明解佩環。喜繫裙腰松色綠，散餘霞作晚妝閒。」首句嵌入「合歡帶」，第二句嵌入「解佩環」，兩者均嵌於下三位置，句意不變；第三句嵌入「繫裙腰」，末句則嵌入「散餘霞」，兩者則嵌於上四位置，句意亦不變。採每句均嵌上一詞牌，擺放位置不影響閱讀或判斷詞牌名，此為標準鑲嵌方式。

其他包括二字、四字、五字與七字之詞牌名，均係被鑲嵌之對象，例如第一首：「日望梅花尚未開，郊原綠意動根荄。人看瑞雪濃如此，早有春從天上來。」首句嵌入「望梅花」，第二句嵌入「綠意」，即〈疏影〉之別稱，第三句嵌入「瑞雪濃」，末句則嵌入「春從天上來」。又第二十五首：「閒泛清波摘徧蓮，無愁可解過流年。玉人歌舞香風軟，兩岸垂楊（按：此字當作「楊」）繫酒船。」分別嵌入「泛清波摘徧」、「無愁可解」、「玉人歌」、「垂楊」等詞牌名。

除每句一詞牌之原則外，尚有部分詩作一句鑲嵌兩種詞牌名現象。例如第七首：「因探芳信到山亭，摘得新花插玉瓶。一點春光無近遠，喜遷鶯可隔簾聽。」首句嵌入「探芳信」，第二句嵌入「摘得新」，第三句嵌入「一點春」，末句則嵌入「喜遷鶯」與「隔簾聽」，共得五詞牌名。考察百三十

首詩中，一絕句最大鑲嵌量為六詞牌名，如第三十一首：「醉妝詞就翠樓吟，荷葉杯盛別恨深。繡帶兒拖西地錦，分明五綵結同心。」首句嵌入「醉妝詞」、「翠樓吟」兩詞牌，第二句嵌入「荷葉杯」，第三句再嵌入「繡帶兒」與「西地錦」，末句則嵌「五綵結同心」。一詩六詞牌名者，包含上列作品，共得七首，可見作者鑲嵌功力。

此外，鑲嵌設計上出現重出現象，例如：第三十六首：「楚江雲鎖寒窓宿，醉落魄愁酒甕空。卻憶王孫歸去晚，楓林夕照滿江紅。」與第五十六首：「曲江秋月上林端，一斛珠璣走急灘。彈得琵琶仙一曲，梧桐影裏鎖寒窓。」〈瑣窗寒〉異名〈鎖寒窓〉，兩者相當接近。更甚者，亦有同一詞牌出現於多首詩中，例如第二十一首：「啼向黃陵瑞鷓鴣，聲聲令雨暗平湖。四圍竹內行香子，為訴衷情酒百壺。」出現〈行香子〉，此詞牌另見第一〇九首：「能定風波河瀆神，南鄉祠宇歲時新。往來多少行香子，三奠春醪薦白蘋。」又如第七十六首：「歸去來歌五柳前，鶯啼序次更天然。何如擊柝江城子，雞叫陽關引客船。」出現〈江城子〉，然該詞牌已於第四十九、七十四首重複出現。

（二）省略詞牌名特殊字詞

詞牌名稱結尾字常作表示曲調類型之字詞，如「子」、「令」、「曲」、「引」、「慢」等，謝氏為求作詩方便常予以省略，增加詩句可讀性。較易被簡省者，主要為「子」、「令」、「曲」、「兒」、「引」

與「近」。其中「子」字最常被簡省，例如第四十四首：「日種山花望欲迷，武陵春色有香泥。夢回一陣芭蕉雨，庭院深深烏夜啼。」山花即〈山花子〉。又如第四十九首：「誰道長生樂可期，鳳簫吟罷到今疑。江城夜弄梅花引，說是天仙子不知。」第三句「江城」便是〈江城子〉之縮寫。再如第五十五首：「撼庭竹內有秋聲，搗練月明心倍驚。何滿瓜期歸未得，陽臺路遠夢難成。」其中第二句「搗練」與第三句「何滿」均簡省「子」字。他如第三十五首：「嫦娥解佩夜遊宮，秋蕊香生丹桂叢。眉嫵不知閒地少，又栽金菊對芙蓉。」首句鑲嵌〈解佩令〉，簡省「令」字；第五十首：「惜春每抱遐方怨，春曉曲成情未終。孤雁兒知生命蹇，如荷華媚也成空。」首句鑲嵌〈惜春令〉，亦簡省「令」字；第六十一首：「清秋浥露木蘭花，催雪玉梅其歲華。有意留春春未住，國香漫道不泥沙。」於第二句鑲嵌〈玉梅令〉、第三句嵌入〈留春令〉，均省去「令」字。

簡省字詞並無一致性，如「子」字仍有鑲嵌詞牌名被保留，第十九首：「梅子黃時雨更多，雨中花帶醉顏酡。晚晴獨步西湖月，撥棹子來漁父歌。」末句鑲嵌〈撥棹子〉；第二十首：「漁歌子夜盪輕舟，目擊梧桐月影留。一葉落時秋已到，風翻白苧滿江頭。」首句鑲嵌〈漁歌子〉；第二十一首：「啼向黃陵瑞鷓鴣，聲聲令雨暗平湖。四園竹內行香子，為訴衷情酒百壺。」第三句鑲嵌〈行香子〉上述均未刻意簡省「子」字。「令」字於第九十三首：「遶佛閣中門

盡開，兩程夫子看花回。醉春風裡休傷柳，同與伊川令弟來。」末句嵌入〈伊川令〉，亦是保留令字。謝氏就詞意簡省詞牌名類型用字，以利嵌入詞牌後，詩句文字仍能表意。

（三）依原詞牌名嵌入詩句

謝氏除每句至少鑲嵌一種詞牌名，局部簡省詞牌原字外，對詞牌名鑲嵌均採原詞牌名直接入詩。理想狀態為第一〇六首：「大江東去望江東，破陣惟憑一陣風。峭壁燒成赤棗色，夜飛鵲乃是英雄。」首句上四下三各嵌上一詞牌名，又如第二十四首：「玉京秋色路迢迢，紫氣騰光透碧霄。一望仙樓雲去遠，鳳凰臺上憶吹簫。」末句「鳳凰臺上憶吹簫」便直接將詞牌名一字不變置於詩中。然謝氏多不採基本鑲嵌方式，跳脫上四下三框架，將詞牌名拆解意義，如第一首便有此現象：「日望梅花尚未開，郊原綠意動根荄。人看瑞雪濃如此，早有春從天上來。」其中三、四句即跳脫詞牌字義，第三句拆分為「人看瑞雪」、「濃如此」，合觀才可得〈瑞雪濃〉。又如第十三首：「雙雙鶴喜朝天去，個個鳳歸雲外翥。獨有離亭燕子飛，啣泥暫向湖邊語。」分別鑲嵌「喜朝天」、「鳳歸雲」、「燕子飛」、「向湖邊」，其中一、二、四句均割裂詞牌名完整意義，拆解結構，順應詩句語意。

較特別之鑲嵌方式，包括以「整體語意鑲嵌」與「共用字詞鑲嵌兩詞牌」兩種。前者如第四首：「春來惟愛黃鶯兒，占得東風第一枝。昨日尋春芳草渡，一齊著力有誰

知。」先以「春來」、「東風」等句點明季節，才導出末句鑲嵌〈東風齊著力〉詞牌，而不需重出「東風」二字。後者如第一〇七首：「傳言玉女搖仙佩，雲裏金人捧露盤。試看御街行處擁，帝臺春色萬年歡。」首句共用「玉女」一詞，分別得〈傳言玉女〉、〈玉女搖仙佩〉兩詞牌；第一一二首：「閒聽西溪子夜歌，龍吟曲裏水增波。天邊明月生南浦，欲買陂塘種綠荷。」首句共用「子」字，分別得〈西溪子〉、〈子夜歌〉兩詞牌。以上數例均屬罕見，特標舉說明。

三 優缺評鑑

綜觀以上鑲嵌規則分析，可清楚瞭解謝氏設計〈用詞名絕句〉之梗概。就觀察所得，析論該組詩之優缺凡六項，以下列點說明：

（一）便於後人記憶詞牌名

謝氏作該組詩之用意雖無從得知，詩句內容亦無提及詞體創作等相關意涵，然透過絕句形式紀錄詞牌名稱，形成口訣，洵有助後人記憶大量詞牌名，並進階查詢格律，填詞創作。

（二）提高罕見詞牌能見度

詞牌各有異稱，該組詩編入六百餘種詞牌名稱，亦將罕見詞牌容受其中，例如第二首鑲嵌〈芳草〉，為〈鳳簫吟〉別稱，雖然二詞牌均出現於組詩中，卻提供吾人認識

〈芳草〉此一詞牌；第八十二首嵌有〈簇水〉，初僅見宋人趙長卿詞集，係罕見詞牌；第一〇一首出現〈白雪〉，為宋楊无咎自製曲，題本賦雪，故即以〈白雪〉名調，然白雪、芳草均為習見語詞，易被忽略是詞牌名之可能。

（三）用別名取代常見詞牌

〈用詞名絕句〉並非以常見詞牌名為鑲嵌首選，時而置放較罕見之別名取代，例如〈永遇樂〉、〈昭君怨〉與〈清平樂〉，均為吾人熟悉常用之詞牌名，卻不得見於該組詩。實則〈消息〉為〈永遇樂〉異稱，〈宴西園〉與〈憶蘿月〉分別是〈昭君怨〉、〈清平樂〉別名。此舉雖有助認識詞牌別名，然僅以別名取代常用詞牌，殊為可惜。此外，尚有常見詞牌如〈生查子〉、〈虞美人〉、〈聲聲慢〉、〈八聲甘州〉等並未被鑲嵌入詩，或為〈用詞名絕句〉之小疵。

（四）受限句式拆詞牌文字

謝氏為求鑲嵌順利，打破詩句句式，隨意置放，只求文從意順，卻忽略因此造成不利讀者尋找詞牌，實為憾事。也因有「整體語意鑲嵌」之特例，增加句意組合詞牌之曖昧與可能性，例如第七十五首：「探繫南浦祭天神，為想芳筵玉燭新。誰料瀟湘秋雨，深山隔斷一枝春。」第三句可整體鑄鑄為〈瀟湘秋雨〉詞牌，然另有〈秋夜雨〉一詞牌名，係以未改動字句鑲嵌呈現，故判定〈秋夜雨〉為此句主要鑲嵌對象；第八十一首：「柳梢青翠舞風暉，乳燕山亭始學飛。

偶向西河逢釣叟，歡如魚水共忘機。」於第二句可整體鑄鑄為〈乳燕飛〉詞牌，然亦有〈燕山亭〉為主要鑲嵌對象，故不宜將〈乳燕飛〉視為鑲嵌詞牌。是故判斷詞牌易生誤解。

（五）簡省字句造成判斷困難

謝氏簡省詞牌名為其鑲嵌常態，此舉造成部分詞牌不易判定，例如第一〇四首：「甘州曲唱極相思，雙雁兒飛不暫離。沙塞城頭更漏子，霜天曉角一聲吹。」第三句鑲嵌〈沙塞子〉與〈更漏子〉；第一〇六首：「大江東去望江東，破陣惟憑一陣風。峭壁燒成赤棗色，夜飛鵲乃是英雄。」其中「沙塞」、「破陣」與「赤棗」均被簡省「子」字鑲入詩中，若未加留意，即當作尋常字句便略去不理；又第四首末句鑲嵌〈東風齊著力〉，須觀覽全詩才能進行判斷，凡此易令讀者困惑。

（六）詞牌正、別名重出度高

此組詩同調異名之詞牌重出比率頗高，以〈念奴嬌〉為例，出現相關異名有〈湘月〉、〈千秋歲〉、〈杏花天〉、〈壺中天〉、〈無俗念〉、〈酌江月〉、〈大江東去〉、〈大江西上曲〉八種，包括正名共出現九次。更出現一首詩同時嵌入兩異名，如第一一五首：「日醉桃源杖屨安，絕無俗念上眉端。攜壺獨酌酌江月，何事書空愁倚欄。」〈無俗念〉與〈酌江月〉均在其中。未能適度保留異名，容納更多未嵌入之詞牌，恐係謝氏設計上之疏失。

四 結語

謝乃實〈用詞名絕句〉百三十首雖屬遊戲之作，但透過詩句串成口訣，便於記誦大量詞牌名，亦可得識罕見詞牌，俾益初學，係該組詩之優點。筆者探究謝氏鑲嵌詞牌名之規則，約得三端：第一，每句至少鑲嵌一詞牌，至多一句兩詞牌，整首鑲嵌總數最多為六詞牌名；第二，鑲嵌詞牌名簡省其表類型之字詞，如「子」、「令」等；第三，採原詞牌名直接鑲嵌，其中較特出者有「整體語意鑲嵌」與「共用字詞鑲嵌兩詞牌」兩種。綜觀該組詩之缺失，包括用別名取代常見詞牌，或忽略常用詞牌名；為求句意合理，拆解詞牌名原意，造成不利讀者尋找詞牌；簡省字句影響判讀；詞牌正、別名重出度高，未能適度保留異名，容納更多未嵌入之詞牌，標準失據。然百三十首嵌入六百餘種詞牌名，製作上誠屬不易，後世賞玩之際，當能領略作者喜愛詩詞之用心，及鑲嵌詞牌入詩之雅趣。